

綠杏16期

第×期北醫青年有云：「在醫學院談“性”，並不是一件令人咋舌的事。」其實我倒覺得「在醫學院不談性，真是令人咋舌的事。」。

也許你也曾遇到過類似這種情況：在偶然的機會裡，一個早年同學懷着神秘及幾許害羞的神情問你一些“問題”。如果你回答不出或是答得不好，很可能他馬上會態度一變，理直氣壯起來：「學醫學了那麼多年，連這些都不知道？」——好像我們是專長來學這個的。

還有一種情況，比方說和學各行的朋友聚在一起閒聊，一時興起，講些比較趣味“性”的笑話，恐怕又有人會板起道學面孔，甚或同一句：「這孩子長不大！」

這是很常見的矛盾。我常在想，如果對於性，大家都以理智、客觀而又帶有充分的幽默感來處理，該是個說多有趣就多有趣的論題。

Havelock Ellis 在「性心理學」一書中提出：「醫生在診治病人的時候，對於性方面所必需的知識往往比病人本身所知為少。」這位被美國批評家 H. L. Mencken 譽為「最文明的英國人」，但也曾被譏為性無能者的性心理學家，在二十世紀的初年就提出了這項警語。若干年後的近日，SIECUS (Sex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Council of U.S.) 的主席，賓州大學精神病學教授 Dr. Harold Lief 也說：「十年前」在這方面，「醫生並不比向他諮詢的病人懂得更多。」我不能確定到底我們的醫界是否已經完全擺脫了這項困擾，但至少這些話值得每一個學醫者深思。

有一期 Newsweek 透露，十年前美國沒有任何一家醫學院教導學生有關 Sexual Behavior 的問題。然而目前，至少有 93 家醫學校設立了 Sex-training 的課程，同時還互相交換什麼 training 最為有效的情報。不知道這是否就像侯先生上課時講到的，一個美國醫生說：「過去十年我每週看兩個 T. B. case，現在我每兩個月才看一個，美國真是進步了！」。

目前我們所處的情況如何？喜農在北醫已經苦苦過了數年，一直沒有緣份上到這種課，至於未來漫長艱苦的幾年，也不敢期望能在神聖的課堂上聽到。其他的高等學府，好像只聽說過台大心理系在講變態時，曾對 Sexual intercourse 有一段淋漓盡致的描繪。據說那份筆記被視為珍本，目前還在各系流傳中。

雖然是如此地風氣不開，但是就我們所知，

M. S. (Medical students) 們對於 SEX 大都抱有一股熱誠的興趣，而且的確還有不少的年青人，不只珍惜他們這方面得來不易的知識，同時還希望替大多數人建立健康寫實的性觀念。

舉例說，我認識一個朋友，在他醫學院還未畢業之前，就曾經為徐氏基金會翻譯過一本書——從植物說到動物，從貓、狗說到人，談到爸爸媽媽，談到“孩子是怎麼來的”。這是一本精心編寫，圖文並茂的好書——但是我一直懷疑，有幾個開明的媽媽會主動把這種書發給她的小兒女？

另有兩個很狂的朋友，曾把 Desmond Morris 的“無毛猿”(The Naked Ape) 翻成中文，連載於拾穗雜誌。這本書對於幫助人類了解自己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推翻許多根深蒂固的愚昧自大，有很有力的論證。但是其中 Sex 一章（有人說是其中寫得最引人入勝的一章）却因“與發行旨趣不合”等等的理由被刪除了。

還有一個現在的同學，在不久前見到報上介紹日本 N. H. K. 電視台設立的性教育節目之後，興沖沖地為性教育設計了一幅美麗的藍圖：有呼號 SEX-21 的電視塔，有飽學熱誠的醫生、心理學家、社會學家、社會工作者、家庭主婦等等——但是他說，要等到中年以後事業有成，講話够份量的時候再來著手。

二. Review of Sexology

大多數人在接觸到性知識的時候，往往不是有意的，就好像看小說偶爾看到最精彩的部分總忍不住要多瀏覽幾遍；或者於道聽途說時也不免深印於心。因此由於有些人「依靠不適當的人，或者不準確的書籍，雜誌及報紙，得到零碎、片段、甚至錯誤的性知識。由於錯誤的知識，加上自己的空想、不安和自卑感，遂產生種種神經症的症狀。」這一段話出自第一期的醫科學生會刊，江萬煊教授有具體的闡釋。

有一點還算幸運的，就是影響一個時代中大多數人的性觀念及習俗的著作，往往不是那些嘩眾取寵，刻意描寫的言情之作；反而是態度嚴謹，立論客觀但可讀性不高的科學報告。例如在十幾年前的金賽報告，以及最近風行一時的 Master and Johnson 的報告。

由一些歷史“性”文獻的回顧，多少可以看出某一時代，某一地域的大多數人，對於性的看法、習俗、禁忌、神話和愚昧等。

一些落後的土著文化，對於地母（Earth mother）的崇拜以及陽具崇拜（Phallic worship）是個普遍的表徵；再上溯現代文明人的古文化，像這種的崇拜也佔有很重的份量（有人乾脆以為陽具崇拜是一切文化的起因）。像中國的“笑林廣記”就可見還受到這種影響。

再說，中國自漢唐以後的社會，女人一直都是男人的附屬品，表現在性關係上就是一種主僕的地位；無獨有偶地，西方在維多利亞時代，這種觀念也達到一個新的高峰。

當時的聰明男人，把女人從性的領域中剔除，性只是男人的專權——著名的英國醫生William Acton批評「女人也有Sexual desire」的看法，認為是對女人一種“卑賤的毀謗”。美國的一位著名外科大夫William Hammond也認為“正經的女人十分之九在床上是完全沒有快感的。”

可以說，爲了要對這這些維多利亞時代陳腐的觀念，才有近代Sexology及性教育的誕生。首先揭竿而起的當推Freud及Havelock Ellis。Freud的心理分析不用多說；他的學說對於當世不啻是一聲棒喝。Havelock Ellis，這位“最文明的英國人”在性的領域中是個熱情的“女權主義者”，對於提高女人在性方面的平等地位，或多或少地也承襲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一些見解，比如他在“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一書中所說的：「大半的男人在作愛的時候，就像黑猩猩拉小提琴一般的和不諧。」

這裡有一點要提出的，就是十九世紀初期的著作中，泰半充滿了醫學上可怕的警語。著名的如英國的Dr. Charles Drysdale以及法國的Dr. Claude Francois Lallemand都曾對“Loss of Sperm”提出了嚴重的警告。他們認為Spermatorrhoea是一種可怕的疾病，會導致無能、低能甚或死亡的後果。在這樣一個時代，所標示的口號就是“Don't do it”。

1926年一個荷蘭籍的婦產科醫生Van de Velde出版了一本“Ideal Marriage”把二十世紀引入了一個新的時代——“Everybody's doing it”。

到了1950年，一個美國的心理學家Dr. Albert Ellis開始灌輸群眾“Fearless to Sexuality”的觀念。

接著Dr. Kinsey揭發了美國人“What they are doing”的報告，雖然因此而遭受許許多多的

打擊，但他那種勇敢的典範，却鼓舞了無數後學者。至於現代美國人對於性的觀念又有了明顯的轉變。以New York Times統計的暢銷書前二名所代表的態度言之，Dr. Reuben著的“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 to know about sex”指導了“How to do it”的辦法，另外一本化名“J”所著的“The sensuous woman”則標示了“Only fools don't do it”。綜合來說，就是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紀元——“Enjoy it”。

以上的這些著作有一共通點，就是或多或少地都會嘗試以醫學的立場，對“性”建立一個新的標準和模式，但是都不免受到個人經驗、學識以及偏見的左右，或許這也是研究Sexology時，所必然遭遇的困擾之一吧。

三 Master and Johnson

提到Master and Johnson的第一本著作“Human sexual response”大概沒有人會感到陌生。這本書出版於1966年，書中雖然用了許多對於一般人而言算是艱深的醫學術語，但是光是在美國就賣了三十萬本。這本書也曾譯成中文（人類的性反應），在××報連載過，後來也出了單行本，我似乎還記得當初掀起的盛況。

Master and Johnson是Reproductive Biology Research Foundation的性問題專家，他們研究的方針與以心理分析、心理治療為基礎的學派不同。Master and Johnson認為所以會產生Sexual disturbance的理由，主因是對於性的無知以及態度的不正確；他們並不像佛洛伊德派的學者苦口追尋潛意識的病因。這本書就是貫徹他們主張的第一步——打破無知及誤解。

他們的立論根據，或來自實驗室的觀察，或來自臨床上的資料。作這種研究，所遭遇的困擾是可以想見的。

生理家、心理學、解剖學，以及儀器設備的進步，雖然給了他們很好的基礎，接下來的選擇却是一項棘手的問題。

起初，基於便利的理由，他們選定了最容易合作和最開放的一類人——Prostitutes，有男的，有女的。在最初的二十個月中，共有118名女性和27名男性參加了這項工作。就像一般人所想像的Master and Johnson本來也認為保守、嚴謹的一群，在這方面一定較不合作，但是後來證實這項假定是錯誤的，從下面一個事實可以看出：他們後來

的選樣，都趨向於教育程度、經濟狀況、及家庭背景較高的人群，結果使得平均起來都在水準之上。這種選樣的成功，對於他們的成就有很大的助力。

這本書還有一大特色，對於停經期以及停經期以後的性反應，作了系統的研究，這一點堪稱創舉。

Master and Johnson，這一男一女的搭檔，最近又有一本新作問世：“Human Sexual Inadequacy”。（讀者文摘將其譯為“人道有虧”）這本書啓示了一個新的觀念：他們認為對於Sexual disturbance的治療，重要的不在單方面，而是雙方的了解與協調。因此他們是採用Couple方式的治療。十月號的讀者文摘對此有詳細的介紹。

至於這種治療的效果，根據Manster and Johnson的說法，有百分之八十的病人恢復了正常的性生活。他們也作了一個比較，認為其他如諮詢婚姻顧問（Marriage Counselor），以及徹底的精神治療等，只能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效果。

四 Dr. David Reuben

Dr. David Reuben所著的“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 to know about sex”一書，在新大陸掀起了另一陣狂潮——九個月內銷售了七十萬本，這是同類書中的空前記錄。這陣熱潮恐怕還會持續下去——出版商已經準備了二十二國的翻譯本。

Dr. Reuben是個移民自匈牙利的律師的兒子。在他12歲那年從初級中學（Grammar School）畢業時，已經連連跳過了三個年級。據說在他進入高中以前，從來不曾帶課本回家溫習。15歲進入芝加哥大學；23歲就從伊利諾大學醫學院畢業。後來決定走精神醫學的路。1962年7月在聖地牙哥定居，診所開在郊區的La Presa。今天已是美國西海岸最出名的Psychiatrist。

Dr. Reuben寫出本書的動機，有一段有趣的描寫：六年前Dr. Reuben帶了他的太太Barbara到Acapulco渡假。在他所住的豪華酒店裡，遇見了一對新婚夫妻。看他們歡笑、舞蹈、親熱得兩人只需一張椅子。第二天早餐時，Dr. Reuben又看到了這一對——氣忿而又沮喪，新婚妻子甚至在用餐中途就離席而起。Dr. Reuben覺察出一定有什麼困難發生了。如此引發了他寫一本有關“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 to know about sex but were afraid to ask”的書的動機。

不管這個戲劇化的故事是否真有其實，像這樣因為誤解或無知而導致的不幸的確不少。

五 Sex Education

性教育是個時髦的名詞，雖然它的實質可能和人類歷史一樣的久長。

傳說蒙古有些地方，在新婚之夜，伴娘（通常由年紀較長，具有性經驗的婦女擔任）有義務留在洞房擔任指導，直到禮成才退出。聯合報副刊連載的「玉座珠簾十二春」也講過清代皇帝大婚之前，如何誘導他懂得“人道”的逸事，除了這些戲劇化的代表之外，在歷代的大家庭中，總是有年長的婦女可以對新入門或將出嫁的小媳婦兒作技術性的指導。就是在日本，祖傳也有一種「枕中書」，新婚之夜，新人常會在枕頭下發現的贈品。

在過去保守的社會，性的知識就是藉著類似這種的方式，在維繫人倫的大帽子下，代代傳授下來。（想一想「敦倫」這兩個中國字也真有意思。）

除了這些教導成年人怎麼做、怎麼想的知識之外，年青人似乎都被認為是「沒有性的一代」或「不可以有性的一代」了。

其實根據心理學的研究，人格的發展在幼年時期已經定了型，成長後主要的只是調整和適應的問題。至於性的發展，在進入青春期的時候，潛在的性覺達到欣欣向榮的復醒。所以對於最需要指導的孩童和青年，往往我們做得最少。

喜農和秀先在班上作了個小小的統計，發現在初中時期男生在學校看「小書」的比例遠比高中時期為高。這似乎可以解釋為青春期對於性的強烈好奇心。對於這麼一種澎湃湧動的力，很多的成年人不是採取「放任」就是採取「壓抑」的態度。比方說：「小孩子談什麼性？反正將來就會知道的。」——“放任”。或「小女孩問：“媽媽，弟弟的尾巴怎麼長在前面？”媽媽回答：“回去用功念書！”——“阻塞、壓抑”。

本來，在提倡性教育的時候，難免會和社會道德有所衝突，但是這兩者相互間，並不是完全不能調整或改善的。而且誰也看得出，傳統道德對於性的約束力已經越來越小（例如，現在一般Sexologist都以為「性行為本身並不牽涉道德問題，牽涉道德問題的只是性的關係。」）所以想藉一味的迴避，一再的壓抑來對付性的問題，這種想法其實是一種駝鳥觀念。

現在我們講性教育，是要講適合於國情的性教育，當然要與整天在“Sexpo.”的北歐，或“Enjoy ourselves”的美國的性教育有所不同。

中國人傳統的保守性格，父母對於子女多半有難以啓齒的感覺。但是這並不就表示我們家庭對於性教育都交了白卷；其實我們中國人所標榜的「相敬如賓」對於子女就是一種很好的身教，子女可以領悟健康快樂的婚姻生活的價值和意義。

此時此地我們奢言性教育，乃是有鑑於今天絕大多數的青少年朋友們，他們所亟欲知道的和他們所獲得的性知識，可以說泰半屬於片段的、不正確的乃至於誇大其實的道聽途說。他們有了解自己及異性的莫大興趣，也存在着一股莫之能禦的力量，隨時隨地都有爆發的可能。我們無法再藉助於哄騙或壓抑，因為到處充滿着五色迷人的事物，我們也不忍見大多數的青年朋友們，始終只能在偷偷摸摸的方式可交換一己的心得。讓這等“不見天日”的知識，經由精心設計的課程，及特選的人員公開教授，總不是一件壞事。所謂精心設計的課程是說它不只蘊含“肌膚之親”的內容，更包含着類似“愛的藝術”及“婚姻家庭”，“子女”甚至“美學”等等有意義的課目。而特選的人員依照一般的想法他可以是位醫生、是位牧師、律師、教師，也可能是位婚姻顧問之流的人物，總之他們可以在這門課程裡就他們自己的立場，發表精闢的見解。當今天有人擔心男女之防一天天鬆懈的時候，適當的性教育益有其存在的必要。

對於某些懷疑性教育成果的人，我們可以正告他們，一種理想的性教育方式、教材始終尚未出現，我們所建議施行的可能是最穩健最保守的一種。身為一個中國人，我們無法情於我們持有的家庭組織。說得聳人聽聞一點，我們傳統文化的基礎就植基於由“祖”這個字所構成的倫常關係上。拋開“祖”這個字象形上的意義不論，家庭是我們中國人以往生活的中心，祖宗家法是我們不敢逾越的生活規範，光宗耀祖則是每個為人子孫者最大的職志。今天情形雖然不同了，但我們始終還是擺脫不了家庭及由家庭延伸出來的親族、親屬關係，所加諸於我們個人的絕大影響。我們所引以自豪的人情味，無非是這種人倫關係的擴張，我們之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襟懷，也莫非是將人類視同一個大家庭的結果。姑不論這種「泛家庭式」的思想對我們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是否有所阻礙，但却是我們倡行性教育的一股助力。我們社會基於對家庭的重視，對於這種討論構成家庭及建立婚姻關係的學問，照道理應該持著贊成的態度，至低限度也不應該妄加反對才是。加以我國人民對宗教信仰一向存着

可有可無的看法，因此宗教上的禁忌似乎也不至於妨碍到性教育的進行。（話說回來，開明的神職人員常是推行性教育的一股不可或缺的力量）在這等有利的社會環境中，性教育的推行應該特別順利才對。但事實上，目前社會的情況是不正確的片斷的，甚至於戕害青少年身心的性知識正經由色情書刊、電影及私下的討論廣泛的蔓延着，相反地一般科學的、系統化的、正確的性知識，除了由少數負責任的書刊，默默地擔任著傳播的工作外，真可以說是空谷足音，即使像男女生理構造那樣基本的性知識，在我們生理衛生（健康教育）或是生物課本上，儘管一再的出現，擔任課先生似乎有所忌諱，常是輕描淡寫的帶過，甚至不發一言要學生自習，這就難怪堂堂大學生有時還會鬧出不大不小的笑話來，更不用說中學生對色情書刊的趨之若鶩了。面對著這種情形，及社會上青少年色情犯罪的不斷增加，我們益發可以覺察到正當性教育的重要性。頗堪欣慰的是我們社會對這問題已採取了較以往為積極的態度，例如青輔會就曾邀請過蘇霖雨先生就戀愛、婚姻等問題向青年學子發表過精闢的演講，另外女青年會的「海德公園」也是個值得贊賞的構想，可惜類似這樣的活動畢竟還是不多見。一種長期的、有系統的、正規的性教育才是根本解決青少年青春期困擾，及爾後從事戀愛、婚姻、生養子女的最佳指導。目前台灣地區所大力推行的家庭計劃，透過政府機關及民間團體的合作、宣傳，在實質上業已收到了豐碩的成果，台灣地區的人口出生率已有了顯着的降低。其實像這種家庭計劃若能納入一般性教育中，藉教育之力當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例如對軍中入伍的新兵，花上一、兩個小時講述最基本的性知識及節育的方法，據說實施的效果非常良好。又如國中的健康教育中提到小家庭的好處，又提到了所謂的「三三制」，（結婚三年後生頭胎，隔三年生一個，生三個小孩，生到三十三歲時為止），凡此都是進步的教育設計，只怕又步從前生理衛生的後塵，那就太枉費心機了。

正因為目前一般正確性知識的傳授有著不够普及和不够深入的缺點，所以一種屬於正規教育範圍內的性教育是有其必要的。而我們醫學院的同學，在這方面較其他學院的同學更好的機會，易於獲致一些基本的但正確的觀念。基於一種知識份子的責任感，我們期望，不但能影響別人努力於正確性知識之追求，我們更樂見同學們在日後推廣性教育的工作上，有所貢獻。